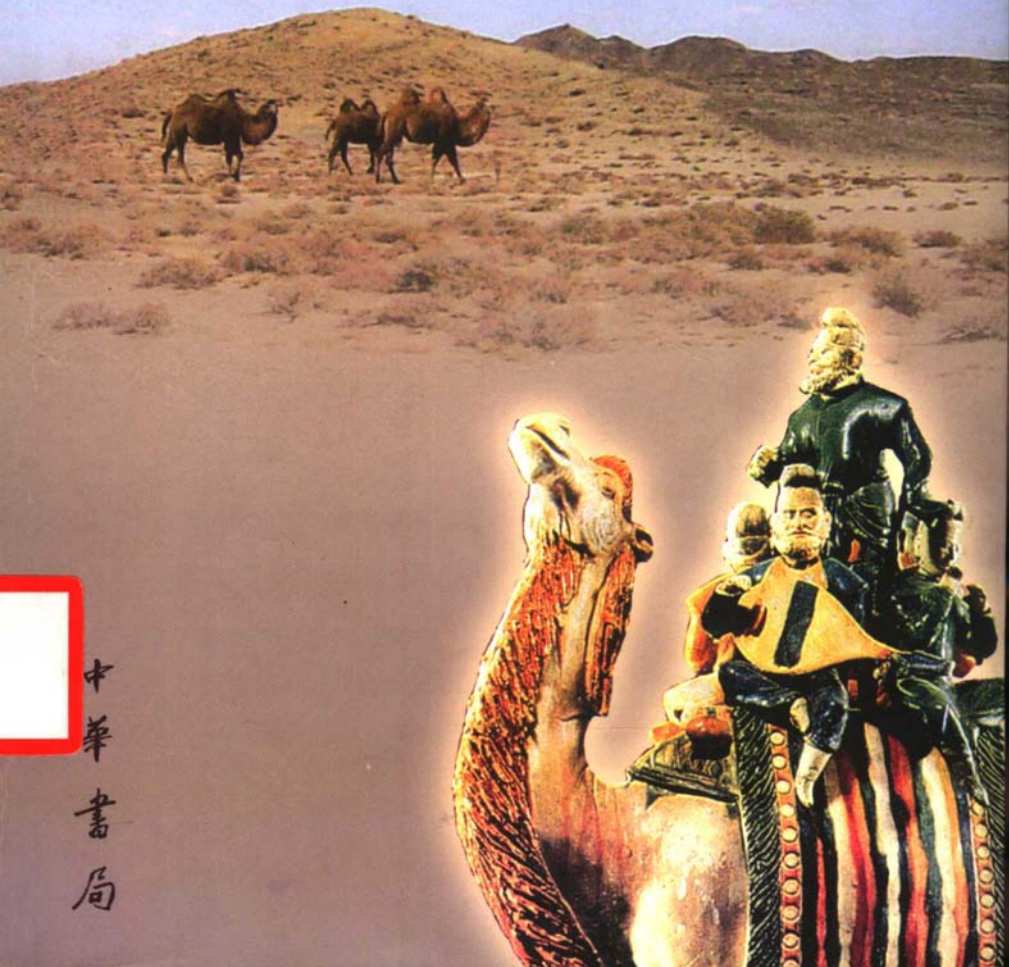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doce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书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突厥世界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著 罗贤佑 译



中華書局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 突厥世系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著

罗贤佑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厥世系/阿布尔著;罗贤佑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ISBN 7-101-04384-4

I. 突… II. ①阿…②罗… III. 突厥-民族历史-  
史料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302 号

责任编辑:张进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突厥世系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著

罗贤佑 译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852 开 印张·231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4.00 元

ISBN 7-101-04384-4/K·1856

# شجرهٔ ترك

ابو الغازی بهادر خان نینک تالیفیدر

السنة شرقیه مدرسه سی نینک مدیری

سارون دهمیزون اهتامی بیرلان

۱۲۸۷ سنهٔ هجریه سنه مطابق

۱۸۷۱ سنهٔ میلادی سنه

1874 年法译本所附原突厥文版书影(一)

原突厥文版扉页

##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یْمِ

ابتداسیز و انتھاسیز و شریک سیز ییتی قات آسمان و ییبی قات سیرنی  
اون سکر مینک عالمی بول تیکاندا بولدورغان تنکری نینک حدیدین  
سونک آنینک دوستی و بارچه آدم فرزندلاریکا ییبارکان ایلمجی سی اولوالعزم  
ورسالت و نبوت و خاتمت بو تورت مرتبه نی عنایت قیلیب بیرکان زسول  
محمد مصطفی نینک درودندین سونک بو کتاب نی آیتماق لیق نینک  
سببی عرب محمد خان اوغلی ابوالغازی بهادور خان چنگزی و خوارزمی  
آنداق آیتا تورور کیم چنگز خان نینک ابا و اجدادلاری و اولادلاری کیم هر  
ولایتلاردا پادشاهلیق قیلیب تورولار مؤرخلار ترکی و فارسی تلی بیولان  
آنلارنینک بارجهلاری نینک توغان و اولکان تاریخلارینی بختی و یمان قیلغان  
ایشلارینی بئیب تورولار بیر پادشاه نینک آینه بیر دانشمند کسی بیر کتاب  
ایتب تورور و بنا بیر نیچه ییللاردین سونک شول پادشاه نینک اولادیدین بیر  
پادشاه بولغاندا تقی بیر دانشمند مؤرخ پیدا بولوب من اول بورونقی  
مؤرخدین بختی آیتورمن تیب بو پادشاهنینک آینه تقی بیر تاریخ آیتب

1874 年法译本所附原突厥文版书影(二)

原突厥文版序言

## 汉译者序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在此期间,蒙古人对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使这大片伊斯兰世界遭受惨重浩劫,但伊斯兰教并没有因此被消灭,相反的是,它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却使相当一部分蒙古人被同化,结果在西亚和中亚相继出现了两个强盛的蒙古伊斯兰教王朝,即伊利汗国(1259—1388)和帖木儿帝国(1370—1507)。

公元15世纪,是中亚地区发生巨大变化和形成近代诸民族的重要历史阶段。自称霸一时的帖木儿(1336—1405)<sup>①</sup>死后,帖木儿帝国政治危机加深,诸王子争权夺位的内战绵延数年,国势骤衰,呈现瓦解、分裂之势。随着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位斗争日益加剧,帝国各地诸侯纷纷割据自立。公元1500年乌兹别克首领麻哈

---

<sup>①</sup> 波斯人称他为跛子帖木儿(帖木儿-兰),生于中亚撒马尔罕以南的渴石,出身于突厥化的蒙古穆斯林贵族之家(当时西方称这种蒙古人为鞑靼人)。公元1370年,帖木儿率军击杀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侯赛因,灭掉西察合台汗国,自称“苏丹”,建立鞑靼人的帖木儿帝国,定都撒马尔罕。

莫-昔班尼率军侵入河中地区<sup>①</sup>，占领了布哈刺与撒马尔罕。至此，帖木儿帝国历经9代王、137年的统治宣告覆亡，麻哈莫-昔班尼在帖木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昔班王朝（又称乌兹别克汗国、布哈刺汗国）。

乌兹别克的名称，最早来源于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金帐（钦察）汗国的乌兹别克汗（《元史》中称为“月即别”、“月祖伯”等）。乌兹别克汗是成吉思汗之子术赤汗的后裔，他信奉伊斯兰教，在汗国内推行崇信伊斯兰教的政策，形成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汗国统治集团。大约在14世纪中叶，成吉思汗之孙、术赤汗之子昔班<sup>②</sup>家族成员的所属各部落开始采用乌兹别克一名作为其统称。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瓦解后，部分居民迁移到楚河流域，后来称为哈萨克人；留在咸海东北方的族源不一的牧民被泛称为乌兹别克人，组成乌兹别克部落联盟。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部分乌兹别克游牧部落纷纷南下迁徙，进入中亚地区。年深日久，作为游牧者迁入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部族，开始成为农耕者甚至城市居民，在各个绿洲定居下来。而乌兹别克人自身，也自然而然地就同当地定居的突厥人或操伊朗语的塔吉克人融为一体。从16世纪至17世纪，不断有来自中亚的乌兹别克人迁入并定居在我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地，其中大部分是商人，也有农民、手工业者及一些文人学者。

乌兹别克昔班王朝的奠基者是昔班汗的六世孙阿不-海儿，

---

① 中亚细亚的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和泽拉夫尚河流域，被统称为河中地区。西方著作将“河中”写为“Transoxiane”；阿拉伯语将“河中”写为“Māwara-an-nahr”（译义为“河外之地”）。河中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部分地方。

② 昔班封地在咸海之北，西至乌拉尔河之地，称“蓝帐汗国”。

他利用帖木儿后裔的纷争乘机而动,将其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锡尔河流域,使昔班家族威震河中。阿不-海儿之孙穆罕默德-昔班尼是乌兹别克汗国的创立者,他于16世纪初最终灭亡帖木儿帝国,控制了整个河中、呼罗珊、费尔干纳与花拉子模地区。正是在昔班尼的统治下,乌兹别克汗国成了中亚的主要强国,他的家族对乌兹别克汗国的统治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1500—1598)。昔班尼去世之后,其子斡拜都刺即位,通过他的文治武功,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地区的统治最终得以巩固。至阿布都刺汗在位期间(1583—1598),乌兹别克汗国更进入鼎盛时期,他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扩拓自己的疆域,俨然成为以布哈刺为统治中心的一方霸主<sup>①</sup>。

在昔班尼家族在河中地区立国,实行统治的同时,花拉子模<sup>②</sup>(希瓦)绿洲上则由昔班王朝的一个旁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汗国。从公元1511年至1920年间,这个旁支昔班王朝一直是花拉子模的主人。希瓦汗国的开创者是伊勒巴思。公元1505—1506年,穆罕默德-昔班尼汗征服了整个河中与花拉子模地区。公元1510年,昔班尼在莫夫同波斯军进行决战,结果战败被杀,波斯人占据了河中与花拉子模。玉龙杰赤和希瓦两地的居民是虔诚的逊尼派

---

① 昔班尼统治时期以撒马尔罕为都城,以后到阿布都刺在位时期,迁都布哈刺,从那时起该汗国通常被称为“布哈刺汗国”。

② 花拉子模(Khwarazm)为波斯语,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都城为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共和国乌尔根奇)。《魏书》译其名为“忽似密”;《新唐书》作“火辞弥”,或作“火寻”、“货利习弥”等。蒙古人称之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汉译“回回国”。公元13世纪初,花拉子模王国一度十分强盛,它不仅辖有花拉子模本土和河中地区,并且辖有今阿富汗和伊朗的大部分领土。至13世纪20年代为成吉思汗所灭。16世纪在花拉子模绿洲建立希瓦汗国。现今花拉子模绿洲一部分在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州),另一部分在土库曼斯坦(塔沙乌兹州)。



教徒,他们不能容忍什叶派的波斯占领军,便起而反抗,终于在公元1512年将波斯人驱逐出境外。领导这次反抗活动的是属于昔班家族旁支的伊勒巴思,他因此建立了一个脱离布哈刺的政权。

伊勒巴思的继承者哈只-穆罕默德(公元1558年—公元1602年在位)统治期间,布哈刺汗阿布德-阿拉赫二世曾一度占有花拉子模(1594—1596)。大约在公元1613年时,卡尔梅克人入侵花拉子模,掠夺了大批财富后离去。在阿刺伯-穆罕默德汗统治期间(公元1603—1623年在位),由于供应该汗国都城玉龙杰赤用水的阿姆河左边支流干涸,遂迁都希瓦(该城位于玉龙杰赤之南,阿姆河下游之西),因此通常称此汗国为“希瓦汗国”。以后希瓦汗国同布哈刺汗国的关系一直紧张,双方征战不绝。卡尔梅克人也不断侵扰花拉子模地区。希瓦汗国更是俄国向中亚扩张的首要目标,公元1717年彼得大帝曾派遣一支哥萨克军队远征希瓦,结果以失败告终。波斯也是希瓦汗国的劲敌。公元1740年10月,波斯王纳迪尔沙向花拉子模进军,于11月占领希瓦,希瓦汗伊勒巴思二世投降,被纳迪尔沙下令处死。此后直到公元1747年纳迪尔沙去世,希瓦汗国一直处于波斯的严格监护之下。

公元1873年,希瓦汗赛义德-穆罕默德-拉希姆汗被迫接受俄国的保护,希瓦汗国遂沦为俄国的附庸。1920年,苏维埃政权废黜了希瓦的最后一位成吉思汗家族君主赛义德阿拉汗。自此以后,希瓦汗国、布哈刺汗国、浩罕汗国<sup>①</sup>等成吉思汗后裔统治下的突厥汗国很快苏维埃化,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

<sup>①</sup> 浩罕(或译霍罕),为18世纪初乌兹别克人在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汗国,都城为浩罕,辖有安集延、玛尔葛朗和那木干等地。公元1876年该汗国沦为俄国“保护”下的附庸国。

希瓦汗国处于偏远的花拉子模绿洲，周围受到卡拉库姆、乌斯季乌尔特和克齐尔库姆等沙漠的限隔，相对比较闭塞。与布哈刺汗国相比，希瓦汗国在乌兹别克人统治的三个半世纪中，在中亚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要小的多。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瓦汗国的军事力量较弱，难以同布哈刺汗国相提并论；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布哈刺汗国显得重要。至于希瓦汗国的文化，也远比布哈刺汗国逊色，少有值得称道的建树。数百年来，只有阿布尔-哈齐的历史著作，是希瓦汗国一个绝无仅有但却引人注目文化成果。

在希瓦汗国诸汗中，以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最为著名。他是成吉思汗之子术赤汗的直系后裔，阿剌伯-穆罕默德汗之子。伊斯兰教历1014年3月15日(公元1605年7月31日)，阿布尔-哈齐汗出生于玉龙杰赤；伊斯兰教历1053年(1643)即位为希瓦汗；伊斯兰教历1074年(1663—1664)去世。作为希瓦汗，阿布尔-哈齐曾于公元1648年，击败入侵、掠夺柯提地区的和硕特部卡尔梅克人，将他们驱逐出境。公元1651—1653年，他击退了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人的另一次掠夺性袭击。此外，他还与布哈刺汗阿布哈兹多次交战，并于公元1661年对布哈刺发动一次掠夺性远征。尽管武功赫赫，但这并不是阿布尔-哈齐名垂后世的主要原因。其所以著名，还是由于他的光辉的史学成就。作为《突厥世系》的作者，他堪称是一位以察合台突厥语写作的杰出历史学家，在乌兹别克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阿布尔-哈齐于伊斯兰教历1074年(1663)年开始撰写《突厥世系》一书。他在死前未久，传位于其子阿努失-穆罕默德(公元1663—1687年在位)。当时其书《突厥世系》尚未脱稿，遂遗命阿努失-穆罕默德续成此书。阿努失-穆罕默德遵奉其父之命，

乃续辑伊斯兰教历 1056 年(1646)至阿布尔-哈齐死年之事,使这部史书最终得以完成。

《突厥世系》这部历史著作内容相当丰富。本书系统记述蒙古人史略,始于成吉思汗的祖先,终于著者在世之 17 世纪中叶。书分九章,第一章上溯至亚当,记述此人类始祖与蒙古人神话祖先之间的事迹。第二章止于成吉思汗的诞生。第三章为成吉思汗的传记。其它六章则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历史。这部史书的前面部分主要是根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节取而成,比较简略<sup>①</sup>。此书言之较详者,则为后面关于君临钦察、突厥斯坦、河中、花拉子模等地的术赤后人的历史。记述尤其详尽的是自公元 1506 年至阿布尔-哈齐去世之公元 1664 年花拉子模诸汗的历史,它所记载的史实大部分是著者亲见亲闻的,因此,它是最原始的,也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史料。这一部分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sup>②</sup>。

作为一位封建君主所撰写的史书,《突厥世系》无疑包含有不少自我褒扬的成分;作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逊尼派信徒,著者在其书中也时时称誉真主的威力,大唱宗教颂歌,以至表现出教派之成

---

<sup>①</sup> 韩儒林先生说:“阿不勒哈齐-把阿秃儿所撰之《突厥世系》蒙古时代部分虽为拉施都丁书之节录,然于蒙古先世,增饰甚多,于出入阿儿格乃衮(即阿儿古涅-昆)之故事,渲染尤力。就突厥、蒙古祖先传说之演变言,真可谓洋洋大观矣。”(《穹庐集》第 29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前苏联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院士也说:“在阿布哈齐的著作里有重要的、诚然没有为其它史料所记载的下列记事,即关于蒙古人从吉利吉思地区到谦河(叶尼塞河)河口进入阿拉库津地区的进军。”(《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汉译本第 19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由此可见,《突厥世系》一书的前面部分对《史集》还是有所补充、丰富的。

<sup>②</sup> 正如韩儒林先生所说:“《突厥世系》此书前部为拉施都丁书之节录,后部记录著者生前乞瓦汗百年间事,其所用史料,今已不可复见,书之价值,即在此部。”(《穹庐集》第 29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巴托尔德教授对《突厥世系》后面部分也十分重视,为其名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之一。

见。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含有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蒙古史、西域史,尤其是14—17世纪的中亚史、希瓦汗国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突厥世系》涉及内容很多,诸如有关蒙古人(及中亚鞑靼人)诸部的起源、分支和亲属关系;有关当时乌兹别克、突厥蛮<sup>①</sup>、塔吉克<sup>②</sup>、哈萨克<sup>③</sup>、卡尔梅克<sup>④</sup>等民族的历史活动,以及布哈刺汗国、希瓦汗国、波斯、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关当时花拉子模的政治、军事制度,农、牧业生产状况,以及向被征服部落索要贡赋的方式与数量;有关当时战争的具体情况(如何排兵布阵,

① 关于“突厥蛮”,《史集》有如下记载:“古代无突厥蛮一词;凡外形近似于突厥人的部落,概被称为突厥,但各部都有某个特殊的名称。当乌古思的这些部落从其本土来到河中诸国和伊朗国,并在这些地方生息繁衍的时候,他们的外形受到水和空气的影响,逐渐变成近似大食人(塔吉克)的容貌。但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大食人,所以大食人称他们为突厥蛮,意即类似突厥者。”(《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9页)《喀什噶尔辞典》早就提出波斯语 Turkmanand,义为“类似突厥”。所以这种人是受伊兰影响很深的突厥人或伊兰化的突厥人。

② 关于塔吉克一词的来源,至今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最初出于幼发拉底河左岸一个阿拉伯部落的名称“塔伊”,后来被东方各国用来泛称阿拉伯人(即唐代文献所载“大食”)。10世纪时,由“塔伊”衍变为伊朗人称呼伊斯兰教徒的名称“塔吉”。11—12世纪时,“塔吉”一词传到突厥游牧人中间,他们又将中亚操伊朗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定居居民称作“塔吉克”,以后就逐渐成为这些人的民族称谓。

③ “哈萨克”一词的原意为“脱离者”、“避难者”、“流浪者”等。15世纪时,一部分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脱离乌兹别克汗国东迁至楚河与巴尔喀什湖一带,自称“卡扎克”(Kazakh),后逐渐与若干突厥、蒙古部落融合,形成哈萨克民族。16世纪末,按其驻地分为乌拉玉兹(大玉兹)、鄂尔图玉兹(中玉兹)和奇楚克玉兹(小玉兹)。

④ “卡尔梅克”是突厥语词汇而非蒙古语,直译的意思是“留下”。该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就广义而论,是指厄鲁特蒙古,即西蒙古。最早是西亚突厥语系各民族的人使用这个词称呼西蒙古人,后来俄国向外扩张,直到1704年才初次使用“卡尔梅克”这种名称,这无疑是从突厥人那里借鉴来的,从此西方学者便将厄鲁特蒙古通称为卡尔梅克人。其狭义是指以土尔扈特部为主的西蒙古部众,或者是称游牧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西蒙古人。

进攻与防御,步、骑兵的配合以及弓箭与火器的使用等)等等,在本书中均有所反映。从研究民族学角度来看,本书也包含有不少有关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衣食住行、山川地理、婚姻、宗教、语言、交通、医学及趣闻轶事等可贵的资料。本书对统治世系、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记述,大都脉络清楚,真实可信,许多记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众所周知,中亚史头绪繁多,史料零散,研究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有关16、17世纪的中亚资料尤其贫乏,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亚情况,汉文史籍大都付之阙如,以至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不少空白点。现将《突厥世系》这部史书译出来,或许可以填补一下这方面汉文史籍的缺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了解中亚地区的历史。

《突厥世系》著者阿布尔-哈齐出生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他在艰苦磨难中成长起来,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阿布尔-哈齐是一位亲身参与和目睹了希瓦汗国初期许多重大事件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和学者。他才兼文武,学识渊博,具有全面的文化修养,这在当时的中亚诸国君主中确实如同凤毛麟角一般鲜见,从而成为这部史书的最为理想的撰写者<sup>①</sup>。在东征西讨、戎马倥偬之中,阿布尔-哈齐发觉周围的人们普遍缺乏历史知识,自己祖先那些显赫的业绩将被人们遗忘殆尽,所以深感有责任撰写一部有关蒙古、鞑靼人的史书。在其序言中,阿布尔-哈齐讲述了写作这部史书的初衷:“无论是出于我们先辈的疏忽,还是由于花拉子模人无知的原因,至今还没有一部记述我们的祖先与

---

<sup>①</sup> 巴托尔德院士认为:因为阿布尔-哈齐曾在波斯生活过整整十年,在那里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其文化修养明显高于他的同胞(见《中亚简史》汉译本第7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阿布都刺的祖先分离后我们家族诸君主的历史。我先是有意委托某人来撰写这部史书,但一直没有找到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因此,我不得不亲自动手来撰写这部著作。”阿布尔-哈齐也确实有能力担当此任,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他具备三方面的知识和才能,足以胜任撰写史书之事,即:(1)通晓军事,不仅熟谙兵法,而且具有实战经验;(2)精通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塔吉克语以及卡尔梅克语等多种语言,也熟悉以不同语言写成的各种类型的诗歌;(3)对于蒙古诸部的源流、首领名称及世系、其分支情况和亲属关系等都有确切的了解。此外,在撰写本书的前八章时,他利用了《史集》等十八部突厥、波斯、阿拉伯文著作,有些部分是依据世所难得的公文书牒而写成;占全书篇幅最多的第九章,则是阿布尔-哈齐父子撰述的本家族的历史,全然是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更是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阿布尔-哈齐的载文涉及到当时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希瓦汗国统治集团内部反复无常的激烈斗争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种种兴衰荣辱、陵谷变迁见诸其笔端,展现了中亚古代历史画卷中十分生动、富有特色的一幕。所以能够如此,是同作者本人学者兼君主的双重身份分不开的,他对许多历史活动了如指掌,并洞察其中的始末因由。正如《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英译者罗斯在该书绪论中所说:“历史学家、希瓦花拉子模沙阿不-哈齐,其远祖虽为蒙古人,但他本人却属于突厥族。……因为他是最晚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到1664年左右才写成,因此,他很了解直到那时为止的蒙兀儿人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他的说法尽管并不十分完善,但

却颇有价值。”<sup>①</sup>

《突厥世系》一书以当时文人常用的察合台突厥文写成<sup>②</sup>，其行文风格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正如作者阿布尔-哈齐所说：“为使这部史书做到任何人都能读懂，我就以突厥文来撰写，行文风格尽量朴实无华，以至连一个五岁的孩童都可以不费力地听懂它。”中古时期伊斯兰史家所撰写的著作，普遍具有辞藻繁缛、文体矫饰、语气浮夸、铺张扬厉的通病，他们的书中充满令人眩晕的比喻和隐喻、过分的修饰之辞和造作之笔，以及大量使用奇巧难懂的构句。然而《突厥世系》一书的文句确实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朴实无华”，毫不渲染，十分通俗，其形式服从于内容，任何一处的行文都无损于具体史实，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突厥世系》长期只有抄本传世，主要有答赫勒(Dahl)抄本、莱尔赤(Lerch)抄本、柏林抄本、哥廷根抄本等。18世纪初，瑞、俄战争期间，一名瑞典军官在波尔塔瓦作战被俘，后来被流放到托伯勒斯克，在此地得到一部《突厥世系》的抄本，就尝试着将它译为德文。公元1726年，瓦赫内-德-蒙代斯又将该书由德文译成法文，标其题为《鞑靼世系史》，在莱德刊行。公元1825年，在俄国

---

① 《中亚蒙古儿史——拉失德史》汉译本，第一编第9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在帖木儿帝国统治时期，察合台突厥文（即中亚突厥文）就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典雅的学术用语，并且在侯赛因-拜卡刺苏丹等君主的保护下兴盛起来。自15世纪70年代至昔班王朝统治时代，察合台突厥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学表达工具，以至取代了以往长期用以著述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当时许多昔班王朝的君主，包括麻哈莫-昔班尼以及兀拜都刺汗在内，都能熟练地运用这种文字来写作。甚至入据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的帖木儿后裔巴布尔也热衷于以察合台突厥文来写作，他宁愿选择察合台突厥文，而不是用波斯文撰写他的回忆录。直到16世纪以后，随着昔班王朝的衰落，察合台突厥文也逐渐丧失了生命力。

枢密大臣尼古拉-德-罗曼诺夫伯爵的资助下,将阿布尔-哈齐原书在喀山大学印行出版,为两开本一册,合183页。一些学者将《突厥世系》的原本与先前的德文、法文译本进行对校,发现译文很不正确,讹误随处可见。有感于此,供职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法国东方学家贝特尔·戴美桑将《突厥世系》原书,由察合台突厥文译成法文,于公元187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戴美桑的法文译本系根据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新近获得的答赫勒(Dahl)原文抄本译出,后面并附有突厥文原文,出版时将书名题为《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鞑靼史》。戴美桑具有丰富的历史学、语言学修养,在翻译过程中广泛汲取了当时欧洲学者研究蒙古史、中亚史的成就,从译文本身看,也从译者所加的大量注释看,他在这部著作上确实花费了相当多的心血,使得该译本具有较高的水平,尽管已经问世近一个半世纪了,但迄至目前为止仍是最好最全的译本。

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很早即为中国学者所知。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元史学》(李思纯著)一书中,就对这部史书加以简略介绍(该书将《突厥世系》作者译为阿卜尔嘎锡)。1934年《多桑蒙古史》汉译本(冯承钧译)出版,该书序言中将《突厥世系》列入重要史料中,并加以较详细的介绍(该书将《突厥世系》作者译为阿不哈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出版的有关蒙古史、西域史专著中,往往也将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作为基本史料之一;有关历史论著中亦常见引用它来作论据。但长期以来,这部学术、史料价值颇高的历史文献一直没有汉文全译本问世,能够直接阅读、利用该书原文或西文译文的人毕竟有限,这对于我们的相关研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缺憾。有感于此,译者不揣简陋,率尔操觚,尝试着将戴美桑的法译本全部转译过来,使我



国读者得窥这部 17 世纪中亚重要史籍的全貌。至于根据察合台突厥文原本作进一步的考订和研究,则有待今后诸学人的努力了。

译名问题,可说是蒙古史、西域史的一大难题。蒙古史、西域史的译名过于杂乱,同一人、同一地,在外文有多种写法读法,在汉文又有多种译法,使研究蒙古史或西域史的人,在译名问题上先望而生畏。经过前人做的诸多探索,大部分译名已然固定。我译此书,译名尽量遵循旧译。在本书前八章的注释中,戴美桑常常列举《史集》和《多桑蒙古史》。此二书皆有汉译本(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 年;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本书注中译者注皆依据此两种版本),但两者同一名称的译名很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比较而言,《史集》的汉译更为准确,所以译者就基本采用《史集》的译名。至于本书第九章,因基本上没有可供参考的旧译,只能自行翻译了。戴美桑法文译本中有大量注释,但过于专业化,对于我国专业外读者来说,仍有不少地方需加以注释。为此译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工作。但书中有一些突厥文专有名词,在戴美桑法译本中并未加以注释,译者也没有考证出来,姑且照录原文,留待方家指教。阿布尔-哈齐原书的书名即为《突厥世系》,戴美桑不知何故将其译本题名为《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鞑靼史》。为恢复原貌,并兼顾我国学界所熟悉的旧称,译者决定此汉译本不采取戴美桑法译本的书名,仍名其为《突厥世系》,这是需要向读者加以声明的。

本译本根据 1874 年于圣彼得堡印行的法译本转译。在翻译这部近 350 年前的中亚古籍过程中,译者深切地感到自己学力有限,无论是在专业知识还是在语言水平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与差距,译文中定会存在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深望读者和专家们不吝

赐教。

罗贤佑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004年1月17日

## 贝特尔·戴美桑(Petr I. Desmaisons)

### 法译本前言

在已故院士 C. M. 弗莱恩(C. M. Fraehn)先生为阿布尔-哈齐-把哈秃儿汗的《蒙古与鞑靼历史》1825年喀山译本所作学识洋溢的序言之后,无论是对于阿布尔-哈齐此书的价值,还是对于迄今问世的各种译本的情况,都毋庸多言了。今天我呈现给有学问的读者大众的这部译稿完成于1837年,依据的是当时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博物馆新获得的答赫勒(Dahl)抄本。我仔细地将该抄本与柏林、哥廷根抄本以及喀山版本相比勘校对(见1837年出版的《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报》所载我本人致弗莱恩[Fraehn]先生信)。从那时以后,长期的旅行与繁冗的公务一直妨碍我不能将译稿付之出版。多少年来,我就怀有这样的希望:在我们的东方学家中会有某人着手翻译这部史书。眼见这项工作至今仍无人去做,于是去年我就决定将我的译稿付梓印行。我认为应在喀山版本之外再出一个原文的新版本,因为喀山版本已然不能符合现今学术的要求。在交付印刷之前,现在再看看我的译稿,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语言学附注以及与亚洲史地有关的注释。自1837年以后,欧洲尤其是俄罗斯在鞑靼语与察合台语方言以及中亚史地等知识领域取得很多进展,这就使得这些在三十年前可能会有用处的一大部分注释成为多余之物。因此,我将它们从我的译稿中删去,只完整地保留了自认为对于理解文献有必要或有用的部

分。在这些注解中,引用了在我的翻译工作中所能参考到的文献著作,如(1)拉施特《史集》(贝勒津译本,圣彼得堡,1861年);(2) *Le Raouzètoussafa* de Mirkhond;(3) *Le Habibous-siar* de Khondémir;(4) *Le Khoulassatoul-akhbâr* de Khondemir;(5) *Le Târikh-i Djénnâbi*;(6) 米尔咱 - 马黑麻 - 海答儿,《拉失德史》*Le Târikh-i Réchidi* de Mohammed-Heïdar;(7) 歇里甫爱 - 丁《帖木儿武功记》*Le Zafer-Namè* de Cheref-eddine Aly-yezdi;(8) *Le Kitâboul-Khaïr (Kamil) fil târikh*, Ibnel-Athir;(9) *Le Târikh-i-Aboul-Khaïr-Khâni*, Mas'oudi, ibn Osman Kouhistâni;(10) *Le Târikh-i-Mouqîm-Khâni*;(11) *Le Târikh-i-Timouri*, Raqim? (12) *Le Matla' ous-sa' dèïn vé Madjmaq' -oul-Bahrèïn*, 撒马尔罕的 Abd-oul-Rezzâq ibn Ishaq 著;(13) 德尔贝洛 Herbelot 的《东方丛刊》;(14)《中国概述》, Mailla 著;(15)《多桑蒙古史》;(16)《哈希莫夫沙的历史》维立雅米诺夫 - 泽尔诺夫 (Véliaminoff - Zernoff) 著,圣彼得堡,1870年;(17)《布哈刺与希瓦的钱币》(*Monnaies Boukhares et Khiviennes*) 维立雅米诺夫 - 泽尔诺夫 (Véliaminoff Zernoff) 著,圣彼得堡,1859年;(18) *Le Chéibâni - Nâmè*,《蒙古突厥史》(以察合台方言写),贝勒津译本,喀山,1849年,等等。

为了方便读者将我的译文与去年发表的原文两相对照,我将原文的页码在本书的页边空白处标明。完成了这项译注工作后,我确实感到高兴。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将本人译稿印刷出版的皇家科学院;我还要感谢科学院院士多尔恩(Dorn)先生与维立雅米诺夫 - 泽尔诺夫 (Véliaminoff - Zernoff) 先生,以及圣彼得堡皇家大学图书馆的莱尔赤(Lerch)先生,是他们极其周到地作好安排,使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在工作中必须要参考的各种印刷本和手抄本。

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使我不得不暂停一切工作，即刻离开圣彼得堡，这部译稿的出版之事自然也搁置下来。在困境中，我非常高兴地得到我们博学的院士布鲁赛(Brosset)先生的可贵援助，他十分乐意为我承担起照料译稿剩余部分的印刷事务。请让我对他的好意表示万分地感谢。这样我就安心地动身了，因为确信自己完全中断的工作会被出色地进行下去。在这部充斥着专有名词的书里，由于疏忽或遗忘而造成的失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子以宽容谅解，希望大家记起这样一句阿拉伯谚语：“由于疏忽遗忘而犯的第一个过错，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父亲。”

贝特尔·戴美桑男爵

1872年5月26日于圣彼得堡

## 目 录

汉译者序·····	1
贝特尔·戴美桑(Petr I. Desmaisons)法译本前言·····	15
序 言·····	1
第一章 从亚当至蒙兀儿汗·····	4
第二章 从蒙兀儿汗至成吉思汗的诞生·····	10
第三章 从成吉思汗的诞生到他的去世·····	69
第四章 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合罕的历史, 以及统治蒙古斯坦的成吉思汗后裔的历史·····	133
第五章 统治河中与喀什噶尔的成吉思汗之子 察合台汗诸后裔的历史·····	144
第六章 统治波斯(伊朗)的成吉思汗幼子拖雷汗 后裔的历史·····	157
第七章 统治得失惕-钦察的术赤汗后裔·····	162
第八章 统治土兰、哈萨克、克里木及河中等地的 成吉思汗之孙、术赤汗第五子昔班汗诸后裔·····	170
第八、第九章 术赤汗第五子昔班汗的后裔·····	173

## 序 言

以宽厚仁慈的真主的名义

荣耀归于无始无终、无伴无随，仅以一句“有”，就开创了七重天、七层地和一万八千个世界的真主！

向真主的朋友、(为真主所选出的)先知穆罕默德 - 穆斯塔法致敬！他是最伟大和最后一位先知，是被遣派到亚当的所有子孙与一切神祇中来的先知。

以下是这部著作的撰写动机。

成吉思汗的后裔、阿剌伯 - 穆罕默德汗之子、花拉子模人阿布尔 - 哈齐 - 把哈秃儿汗说：一些历史学家们已经用波斯文和突厥文撰写过那些统治各国的成吉思汗祖先与后裔的历史。他们使这些君王的出生年代及其善恶行径为世人所知。一位学者撰写了一部书，将它奉献给他的君主。后来在这位君主的后裔、另一位君主的统治时期，另一位学者想到他会做得比先前的历史学家更好，于是他也撰写了一部书奉献给他的君主。岁月推移，年深日久，共有二三十部记载曾统治过各地君主历史的书籍被撰写出来。现在我

本人就拥有十八部叙述统治过伊朗或土兰<sup>①</sup>等地的成吉思汗后裔历史的著作。然而,无论是出于我们的先辈的疏忽,还是由于花拉子模人无知的原因,至今还没有一部记述自从我们的祖先与阿布都刺汗的祖先分离后我们家族诸君主历史的著作。

我先是有意委托某人来撰写这部史书,但一直没有找到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因此我只得亲自动手来撰写这部著作,正合乎一条突厥谚语所说:孤儿给自己结扎脐带。

从亚当到如今,人们写了如此多的历史著作,其数量究竟有多少,只有真主知道。但还没有任何一位君主、王子、哲人或学者写过有关自身历史的书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君主们的漠不关心,二是由于当地人士的无能为力,所以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还从来未曾出现过。现在你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以为我在写这部史书时,会让某种偏袒情绪所左右,企图改变真相,或打算抬高自己,毫无道理地自我颂扬。真主以其仁慈之心对我赐予丰厚,尤其是他赐予我以下三方面的知识:(1)熟谙军事艺术,了解其原则与规则;知道如何指挥一支军队,如何准备一场战役,善于率领军队行进,列队迎战,依照军队人数的多寡而采取行动;知道如何对朋友或敌人采取不同的言行。(2)熟悉各种类型的诗歌,如 *Msnévi*、*Qassida*、*Gazèl*、*Mouqatta - a*、*Roubâi* 等等。并且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3)准确知道所有自亚当至今统治过阿拉伯、伊朗、土兰及蒙古的君主的名称、身世以及行为。在波斯或印度斯坦可能会有与我一样熟悉诗歌的人,如果我说没有,那是扯谎。但在

---

① 土兰(Turan)或译都兰、突兰、涂兰等。《世界征服者史》英译者波伊勒在该书第54页注云:都兰在菲尔道西的《沙赫纳美》中指突厥人。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说:“自从6世纪突厥出现后,人们就用涂兰一词来表示突厥斯坦也就是‘突厥人的国家’。”



所有我曾造访过或听说过的国家中,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异教徒,现今还没有人如我一样精熟地通晓军事、艺术。大地无限宽广,倘若在那些我们尚未听说的国家有这样的人,也是毫不奇怪的事。但我们还是不要偏离主题,言归正传吧。

我们是在伊斯兰教历 1074 年<sup>①</sup>开始撰写这部史书的。我们称之为《Chedjerei - Turk》(《突厥世系》)。全书共分为以下九章:

第一章:从亚当至蒙兀儿汗;

第二章:从蒙兀儿汗至成吉思汗;

第三章:从成吉思汗的出生至他的去世;

第四章: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汗的历史、统治蒙古的成吉思汗诸子和诸后裔的历史;

第五章:统治河中(Māverān - nahr)和喀什噶尔的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诸后裔的历史;

第六章:统治伊朗(波斯)的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诸后裔的历史;

第七章:统治钦察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诸后裔的历史;

第八章:统治河中、克里木、土兰及哈萨克人地区的术赤之子昔班汗诸后裔的历史;

第九章:统治花拉子模的昔班汗诸后裔的历史。

以上九章的安排恰到好处,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因为先哲曾经说过:什么都不应超越九这个数目。九是最后的界限<sup>②</sup>。

① 即公元 1663 年。

② 译者按:原书序言中的各章名与正文不尽相符。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第一章 从亚当至蒙兀儿汗

至高无上的真主创造了第一个人。

当至高无上的真主想要创造亚当(愿他安宁)时,他命令哲伯哈依 Djèbrail (Gabriel) (愿他安宁)降临到大地上,将土壤带来给他。哲伯哈依 (Gabriel) 于是降临到大地上。当他正欲取走土壤时,土壤问他要干什么。哲伯哈依 (Gabriel) 便将所负使命告诉了它。土壤就以真主的名义恳求不要动它。它说:不久以后,人类将繁衍的越来越多,他们将变得不忠、邪恶和叛逆难治。这样至高无上的真主定会惩罚他们,我将承受不住他的雷霆之怒。于是,哲伯哈依 (Gabriel) 便对土壤丝毫未动,回去将其请求转达给真主。

随后,真主又派遣米克海依 (Mikhail) (愿他安宁) 去完成同样的事情,米克海依也带着同样的请求回来。真主再次派遣亦思哈菲 (Israfil) (愿他安宁) 降临大地,亦思哈菲仍是带着同样的请求回来。最后真主派遣的是伊兹海勒 (Izrail) (愿他安宁)。土壤也以真主的名义恳求不要动它,但伊兹海勒对它说:真主之命令对我来说更甚于你的苦苦哀求,于是将土壤带到现今喀巴 (Kaba) 所在的地方。为此,真主让伊兹海勒承担起接纳人类灵魂的使命。

后来,至高无上的真主以其神奇的威力将这块土壤捏成人的形状,将它放在麦加和塔亦夫之间的一处地方,一连放了 39 天。

到第 40 天时，将生命赋予给它。

我不打算讲述埃卜利思 (Eblis) 是如何跪倒在亚当之前；以及亚当是如何前往极乐世界而后再如何返回这个尘世的。对于这些比太阳、月亮还要明显光亮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一千年后，亚当去了另一个世界。“亚当” (Adam) 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土壤的表面”。

当初伊兹海勒带给真主的不是土壤里面的部分，而是其表面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人被称为“亚当”的缘故。他还有个别称是萨菲 - 阿拉赫 (Safi - oullah, “真主所选中的”)。

在去世之前，亚当得以见到他的四万个后代子孙。他让其儿子舍伊思 (Chéis) 作为其继承人。

舍伊思从真主那里获得了先知先觉的天赋，他活了 912 年后去了天国。“舍伊思”一词的意思是“真主的赐予”。

继承舍伊思的是其儿子阿诺失 (Anosch)。他宣扬同其祖父亚当一样的宗教，在 912 岁时去世。阿诺失的意思是“忠厚诚恳的人” (Sâdiq)。

阿诺失的继承人是其儿子海楠 (Qainân)。阿诺失生前曾给予他许多忠告，谆谆教导于他。海楠踏着其父亲的足迹走完了人生之路，在 840 岁上死去，由其儿子米赫莱伊 (Mihlail) 继承其位。

在这个时期，人类已经繁衍的极多了。米赫莱伊在巴拜尔地方建立了一座城市，命名为苏思。他让人们建筑起有顶的房屋和村庄。在他以前，还从未有过房屋，人们都生活在洞穴内和森林中。他命他的属民们在大地上尽量扩展开去，在那些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定居下来，在彼处耕种土地，建造村庄。在这个世上生活了 920 年后，米赫莱伊去了另一个世界。作为其继承人，米赫莱伊的儿子雅尔德活了 960 年后跟随其父 (进了坟墓)，由他的儿子艾

诺失继承其位。在叙利亚语中,其名是阿诺克什(Akhouch);阿拉伯人则称他艾得瑞思(Edris),因为他向人们讲授宗教、哲理和医学。至高无上的真主将先知者的天赋赋予了他。在82年当中,他致力于引导人们走在真正的道路上。后来亦兹哈勒奉真主之命,将他放在其飞翼上带入天国,至今他还生活在那里。

艾诺失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马都思莎拉克。马都思莎拉克致力于将公正带给人们。他的寿命很长,但不知道他究竟活了多少岁<sup>①</sup>。

马都思莎拉克的儿子和继承人拉米克的寿命也很长久,但同样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岁数上去世的<sup>②</sup>。拉米克死后由他的儿子挪亚继承其位。在250岁时,挪亚被真主授予先知者的天赋。在七百年当中,他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布讲伊斯兰教,但在此期间,只有八十名男女皈依了真主。

见到自己在七百年漫长的时间中一直向人们布讲伊斯兰教,结果能够引向真主的只有区区八十人。挪亚为此而愤怒,向人们发出诅咒,呼吁真主降灾于他们。哲伯哈依(愿他安宁)来向挪亚说:至高无上的真主满足他的请求,在这个时期,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将被洪水淹没。

真主授意他建造一艘大船,并教给他造船的方法。在那些皈依了真主的人们的协助下,先知挪亚建造了一艘方舟,他同着八十个人一起藏匿到这艘方舟上。他还将当时陆地上的每种鸟类和走兽各携带了雌雄一对到船上。后来洪水自地心喷涌而出,自天空

---

① 马都思莎拉克是艾诺失的儿子、拉米克的父亲,根据《圣经》记载,他活了969岁,即从公元前4227年至公元前3308年。

② 拉米克是马都思莎拉克的儿子、挪亚的父亲,根据《圣经》记载,他活了777岁,即从公元前4090年至公元前3313年。

降下倾盆暴雨，大地上繁衍的一切生灵都陷于灭顶之灾。

这时，真主才命令大地将满世界的洪水吸收到其地层深处去。方舟停泊在叙利亚的莫苏尔城附近的朱迪山上。

挪亚是在瑞德杰伯(Redjeb)月一日登上方舟的，经过六个月零十天后，于默哈刺姆(Moharram)月十日才离开方舟。

出了方舟，挪亚同他的所有人众停留山脚下，他们全病倒了。后来挪亚夫妇，及其三个儿子、儿媳病体痊愈了，但其他人全都返回到真主的怀抱中。先知挪亚于是将其三个儿子遣往三个不同的方向：含往印度，闪往伊朗，雅弗往北方。他对他们说：“亚当的后代只剩下你们三个了。前去这些地方安身吧，当你们的子孙变得人口繁多的时候，就将你们的居住地固定在那里吧。”某些人说雅弗是先知，但其它人则否定这种说法。

遵照其父的指令，雅弗从朱迪山出发了。最后，他定居在伊的勒河(伏尔加河)与雅伊克河(乌拉尔河)两河之间，在这个地方度过了250个春秋。他有八个儿子，留下了众多的后代。以下是他的儿子们的名称：突尔克、哈匝儿、萨拉伯、罗思、明合、赤那、吉玛里及塔里克。在指定其长子突尔克为他的继承人，并要求其它的儿子承认突尔克作为他们的首领后，雅弗就溘然而逝。

突尔克拥有雅弗合-敖合刺尼(雅弗之子)的绰号。他天资卓越、才智过人。在其父死后，他周游了一些地方，最后选择今天称为伊赛克湖的地方居住下来。他是让人建造帐幕的第一个君主。在突厥民族中还可以找到若干上溯到其统治时代的习俗。他有四个儿子：秃图克、哈喀勒、巴尔撒匝尔和艾姆拉克。突尔克临终前将君主之权柄交到其长子秃图克手中。

秃图克是一位好国王，公正而强大。今天在突厥诸民族中还保留着许多来自他的习俗。他是与波斯的第一个国王凯乌马尔

同时代的人。正是秃图克使人们得知盐的用途。有一天，在猎杀了一只母鹿后，就烤了几块鹿肉吃。正在吃着，一块肉掉在了地上，他拣起来放进嘴里，吃后觉得这块肉滋味极美！原来这里的地面上含有丰富的盐质——这就启发了他将盐与肉一起来烤，正是由于他才有了这种美妙的饮食习惯。

秃图克在 240 岁上死去<sup>①</sup>，将王位传给了其儿子伊差汗。在统治了许多年之后，伊差汗也追随其父去了另一个世界。

伊差汗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狄波 - 巴呼依汗。狄波 (Dib) 的意思是“王位所在的地方”；巴呼依 (Baquoui) 的意思是“国家的首领”。狄波 - 巴呼依受其朋友们的爱戴，为其敌人所惧怕，他的统治长久而幸运。在他死后，库由克汗登上王位。在公正地统治了若干年之后，库由克汗死去<sup>②</sup>，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阿凌颀汗。阿凌颀汗统治的时间相当长。

从挪亚 (愿他安宁) 到阿凌颀汗，雅弗的所有子孙后代都信奉伊斯兰教。在阿凌颀汗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们生活得富庶而自在。乌兹别克有一句谚语说：“如果一条狗长得太肥大了，它就会扑咬其主人。”<sup>③</sup>当时人们有这样的习俗：如果某一亲爱的人 (儿子、女儿或兄弟等) 死了，就制作一个人偶保存在家中。人们喜欢边抚摩这个人偶边说：这是我们某某人的形象。他们将第一份饭菜摆放在这个人偶前面，仔细地为人偶擦拭面容和双眼，最后向它跪拜行礼。于是，就这样地让自己倾向于偶像崇拜。

---

① 逐字直译为：“他去了名叫巴尔萨 - 季勒玛思的城市” (即“一去不复返的人”)。

② 逐字直译为：“他去了所有生灵都要去的地方。”

③ 在答赫勒 (Dahl) 抄本中写的是“当一条狗变疯时”。但我更相信喀山版本的载文“如果一条狗长得太肥大了”。

阿凌颉汗有两个孪生儿。老大名达达儿，老二名蒙兀儿。当阿凌颉汗进入迟暮之年时，他将其国家分给了两个儿子。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他们一直相处得极其融洽。我们先来说一说达达儿汗，如果真主愿意，我们接着再说蒙兀儿汗。达达儿汗在统治了许多年后死去，其后裔中有七人相继登上王位。

不花汗——达达儿汗的儿子与继承者，在位时间很长。他死后由其儿子耶凌颉汗即位，数年之后，耶凌颉汗去世。耶凌颉汗死后，其子阿特力汗成为国王。在经过若干年纵情欢乐与盛饌不断的日子之后，阿特力汗也如同其父一样进了坟墓。他的儿子阿齐兹汗继承其位，在经过若干年作战与狩猎的统治生涯后，阿齐兹汗也追随其父的足迹进了坟墓。阿齐兹汗死后，即位的是他的儿子斡儿都汗。斡儿都汗在位期间嗜饮烧酒与马奶酒，爱穿中国的珍贵织物，喜欢涉越深水河流。后来，他也踏上了其父走过的不归之路。斡儿都汗之子拜都汗继承其位，统治了若干年。

直到拜都汗即位之前，在君临各自国家的蒙古、鞑靼各君主之间从来没有过不和睦的现象。但拜都是个轻率、缺乏远见的年轻人，他向蒙兀儿汗的后裔们发动战争，进攻他们的领土。正是在这场战争期间，死神降临到他的头上，其王位由他的儿子孙尼赤汗继承。

在孙尼赤汗统治时期，蒙古人与鞑靼人之间不和与怨恨的烈火越烧越旺，以至倾阿姆河<sup>①</sup>的全部河水也难以将它浇灭。但在所有这些战争中，获胜的总是蒙兀儿人。倘若真主愿意，我们将讲述过蒙兀儿汗的历史之后，再来说一说孙尼赤汗的事迹与功业。

<sup>①</sup> 阿姆河 (Amou - Dèria)，阿拉伯文献的作者称之为杰昆河 (Djèkhoun)，古人则称之为乌浒水 (Oxus)。



## 第二章 从蒙兀儿汗至成吉思汗的诞生

“蒙古”(Mogol)一词的词根是 Moug - Ol。由于发音的错误,将这个民族的称呼变了质,说成了蒙兀儿(Mogol)。所有的突厥人都知道 Moug 的意思是“悲伤”(Quaïghou);Ol 的意思是“诚挚、坦率”。Moug - Ol 的意思是“悲伤、坦诚”。

这个家族的九位君主相继承袭王位,第一位是蒙兀儿汗,最后一位是伊勒汗。尼咱木丁在其《武功记》(Zafar Nâmè)一书的序言中说:“突厥人习惯将每件事都冠以九这个数,因为蒙古汗的数目就是九。”在这部书的开头,他又说到:“至高无上的真主是逐步地创造了一切事物,其中任何一样也没有超过九这个数。”

蒙兀儿汗统治了许多年。他有四个儿子,长子是合刺汗,次子是乌兹汗,三子是库兹汗,幼子是伊勒汗。蒙兀儿汗死后,由其长子合刺汗即位。

在其父死后,合刺汗成为整个国家的君主。他在阿尔塔山和喀尔塔山度夏,今天分别称这两座山为奥仑赫 - 塔合 Olough - Tâgh(大山)与乞赤克 - 塔合 Kitchik - Tâgh(小山)。冬天他驻扎在哈刺忽姆与锡尔河畔。在合刺汗统治下,作为其臣民的蒙古人变得如此不忠于信仰,以至在他们当中再无一个穆斯林(真正的信徒)。